

《香港文学》创办于1985年1月。这份刊物在“发刊词”中提到,“我们希望这本杂志除了能够产生较深远的影响外,还能在维持联系中产生凝结作用”。创刊至今,《香港文学》经历了刘以鬯、陶然、周洁茹和游江四任主编,在小说、诗歌、散文等领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成为香港文学的高地与象征。

——编者

让刊物成为一张香港的文化名片

——访《香港文学》总编辑游江

□游江 张俊平

一本文学刊物就是一个文学世界

张俊平:游江老师您好!作为《香港文学》的第四任总编,您在传承刊物风格、开拓办刊新局面上有哪些思考?

游江:《香港文学》创刊时,刘以鬯先生便定下办刊宗旨:“立足本土,兼顾海内外;不问流派,但求作品素质。”这一理念被历任总编一以贯之,四十年来不曾动摇。在传承刊物风格上,我主要秉持三项准则,即:推广香港文学,促进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与交流,坚持纯文学高品质。

《香港文学》在创刊时便提出要链接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将每一地区的华文文学喻作一个单环,环环相扣,就是一条拆不开的‘文学链’”(发刊词)。为此,我们每年都会推出香港与世界各地华文文学专辑,为海内外作家提供一个开放、稳定的文学平台。如今这条文学链更加明确地向北延伸,向中国文学的母体延伸。我们进一步加强与内地文学界的联系,去年与福建省作协合作,推出了一期“福建文学作品专号”,这是《香港文学》创刊以来首次以专号的形式推介内地一个省(区)的文学作品。我们还将与广东省作协合作,推出一期广东文学专号。

此外,我们对刊物的栏目设置、整体设计进行了革新,扩充版面,推出新栏目,如“港风·映像”“满目山河”“访谈”等。其中,“港风·映像”栏目邀请全球各地非香港本土的华语作者,以“香港经验”为主题,书写他们的香港——记忆中的、梦想中的,甚至未来的香港,向世人讲述香港故事。“满目山河”则是《香港文学》首个作家个人专栏,邀请旅美华人作家张宗子撰稿。

在网络时代,我们十分重视媒体的融合发展。除官网外,还开设了微信公众号、Facebook、小红书等账号,利用这些网络平台发布信息,与读者进行更为紧密的互动,借助网络的传播力,吸引更多读者、作者的参与。我们运用新媒体工具,让文学不再拘泥于文字,而是扩展为其他形式,如视频访谈。我们每个月都会邀请“港风·映像”栏目的小说作者做一期视频访谈节目,并发布在网络平台上。

一本文学刊物就是一个文学场,一个文学世界。在这里,读者、作者、研究者、编者互动交流,互相促进,共同成长。如果说以前《香港文学》更注重于专心办刊,如今我们敞开大门,更主动地发挥文学平台的作用,凝聚读者、作者和研究者,比如举办“香港文学沙龙”系列活动,积极组织香港作家和海外华文作家开展采风活动,创造良好的文学生态。

张俊平:在网络视听时代,您认为该如何保持传统纯文学刊物的定力和持久生命力?

游江: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纯文学从来是小众的。办刊物,在香港办一份纯文学期刊更难。香港又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国际化都市,香港文学自有它的特色和生存空间。在这个蕞尔小岛上产生了刘以鬯、西西、也斯等文学名家,我们有理由保持自身的“文学自信”。如前所述,《香港文学》立足香港,面向世界,四十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纯文学立场,“不问流派,但求作品素质”,内容为王,坚持提供高质量的原创文学作品,保持刊物的纯粹性和质量,让读者能够在《香港文学》读到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我们坚持开放包容的办刊宗旨,重视文学的新生力量,经常性推出新人专辑,不断追求形式与内容的革新,受到世界各地读者、作者、世界华文文学界及研究界的肯定。

《香港文学》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纯文学期刊,已成为香港的一张文化名片,凝聚了无数香港人的文化记忆。国家明确提出,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相信香港特区政府也将逐步加强对文学的重视和投入,我们对《香港文学》的未来充满信心。

保持多元、碰撞与活力

张俊平:根据您办刊的经验,您认为当下的香港文学创作有哪些突出的特点或者态势?

游江:香港文学具有多元化和都市性的特点,而这正是香港这座城市的特点。香港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现代都市,华洋杂处,其文学创作在吸收中国文学传统经验的同时,很早便引入、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因此,香港文学兼收并蓄,具有多元开放的国际视野。都市性方面,香港的城市发展进程漫长久远,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哪座城市能比香港更光怪陆离、五光十色了,香港作家们对于都市的观察、理解成熟而深入,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其都市性便大为彰显。我认为,香港不同背景、不同流派的作者一直按照多元化创作习惯发表作品,传统与现实写法兼备。香港作家关注“我城”的发展变化和自身的生存状态,生存命题一直是香港作家历久弥新的创作主题。

不同历史时期,一批批“南来作家”曾经给香港文坛带来碰撞、冲击、活力和经验,留下不少传

世之作。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一批从内地来港求学并居留生活的中青年作家正在崛起,逐渐成为香港文坛的中坚力量,而香港和岭南书写正是他们创作的重点。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是葛亮。葛亮原籍南京,在香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港发展,现为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曾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首届香港书奖、香港艺术发展奖,入选“中国好书”等。葛亮文字考究,叙事风格自然、古典而成熟,作品渗透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从《朱雀》《北鸢》到《燕食记》《飞发》到最新完成的长篇小说《灵隐》,葛亮的创作主题逐渐从江南转到岭南。他告诉我,近年创作在空间上多侧重于岭南题材,接下来会进一步书写岭南近现代历史题材,包括非遗主题的创作。

2023年以小说集《空气吉他》入围宝珀文学奖的邵栋同样毕业于香港大学,现为香港都会大学助理教授。邵栋的小说关注香港与泛南方地域,故事多着墨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荒诞和黑色幽默,关注当代青年的生活情态,笔调冷峻内敛,偏向气氛写作。邵栋透露他最近创作的小说也都是关于香港题材的。

新锐作家程皎琰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其作品关注香港弱势群体,如孤寡老人、露宿街头的女性等,希望在虚构的世界里为他们寻找出路。如《纸皮龟宅》书写地产业对老劳动者的剥削,《危险动物》书写香港露宿女性的边缘生活,以及媒体对其的无情利用。她的作品采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具有还原社会现象的肌理,而变形、异化的超现实情节,是带领读者思绪起飞的魔法。程皎琰的最新创作更聚焦于香港职场、商业社会,以及新移民、新中产的生存状态。吟光曾获作家出版社“年度好书”等奖项,曾入围宝珀文学奖,其作品跨越历史、都市、科幻等多种创作题材,以小说和跨媒介共创,达成内容与形式联袂对话。其最新作品《港漂记忆拼图》“在传统小说中糅合了综合艺术形式,让多媒体的多元感知方式在文本叙事之外增加不同视角和体验,而这样多元的交融与碰撞也与小说故事发生之地——香港,构成了巧妙的呼应”(《亚洲周刊》全球十大小说颁奖词)。此外,在香港各大院校学习进修的内地留学生中不乏像渡澜这样的文学新秀,都是值得关注的香港文学新势力。

张俊平:未来,《香港文学》在团结联络内地、香港和海外华文作家方面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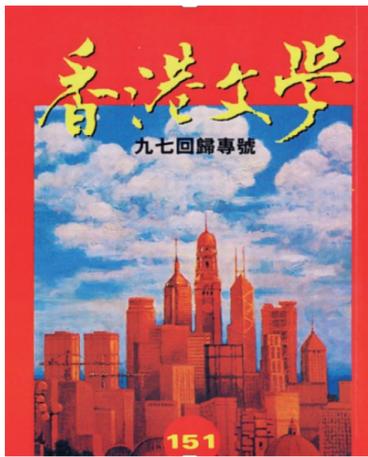
游江:我希望《香港文学》继续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香港这座城市历来就是联结东西方的桥梁,表现在文学上也是一样。我们在提供作家发表作品的园地的同时,将积极开展香港、内地和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学交流活动,比如组织香港和海外华文作家赴内地采风、参加文学活动,更好地融入大湾区文学圈,带动更多文学交流活动,还会加强与内地、海外华文文学刊物、文学社团组织以及大专院校的合作,通过制作特辑、举办文学研讨会、设立“《香港文学》研究奖学金”等方式,促进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让世界华文文学的文学链环环相扣,绵绵不断。

张俊平:对于《香港文学》四十年社庆,还有哪些纪念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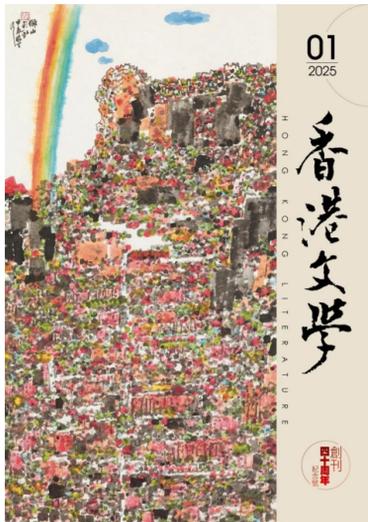
游江:2025年1月5日是《香港文学》创刊40周年纪念日,我们将筹备举办一系列纪念和庆祝活动:一是举办时代杯“中国心·香港情”全球华文创作大赛的征文活动,向世界各地的读者和作者发出邀请,征集他们与《香港文学》的故事。目前我们已经在刊物上开设栏目,陆续刊发赵稀方、秀实、袁勇麟、蓬草等作家、学者的文章;二是征集名家手稿,拟在香港和内地巡回展出;三是征集关于港澳台和世界华文文学的论文,举办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四是编辑出版中断多年的《香港文学》系列选集,分为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文艺评论卷等,呈现本刊精华;五是设立“《香港文学》奖”,邀请著名作家和学者担任评委,评选优秀作品并在香港举办隆重的颁奖典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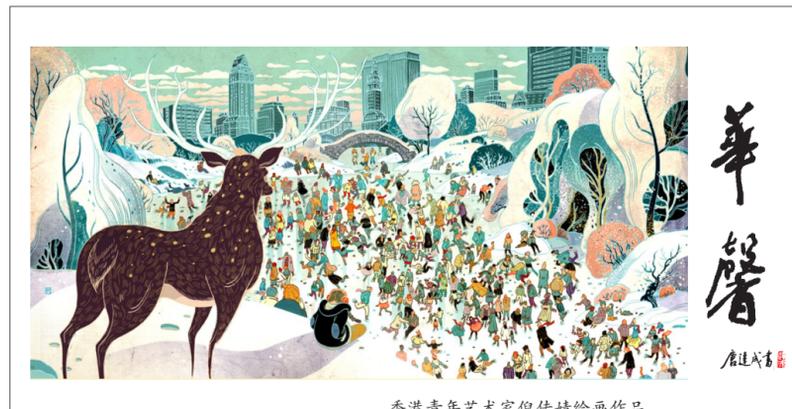
1985年1月创刊号封面



九七回归专号封面



2025年1月创刊40周年纪念号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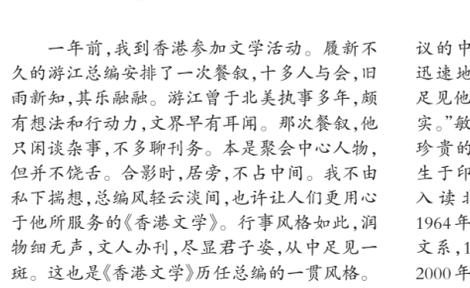
香港青年艺术家倪传倩绘画作品



刘以鬯在题签



陶然在编辑部工作



游江(左)和周洁茹在《香港文学》创刊40周年庆祝活动上合影

一条拆不开的「文学链」

——写在《香港文学》创刊40周年之际

□杨际岚

议的中心问题,陶然能迅速地捕捉这一题材,足见他的敏感和忠于现实。“敏感是作家亟需而珍贵的特质。陶然,出生于印尼万隆,1960年入读北京华侨补校,1964年考进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3年移居香港,2000年接任《香港文学》总编辑,2018年卸任。几个特殊时间节点,几处特殊活动区域,几段特殊心路历程,铸就了陶然的特殊人生,也成就了他的文学生涯。

回顾既往,《港台文学选刊》和《香港文学》在数月内接踵而至,先后面世。香江文坛上,文学期刊屈指可数,《港台文学选刊》始终将《香港文学》视为具有指标意义的重量级杂志,既借鉴其开阔的文学视野,娴熟的编辑技巧,又采纳其风格各异、题材多样的新作。每当表明转载意愿,陶然从不回绝,也从未提出其他相应要求,毫无门户之见。

《港台文学选刊》创办十周年,陶然以个人名义致贺:“即使身在香港,由于报刊众多,时间紧张,往往要通过‘选刊’我才能够读到新旧雨后的佳作。十年来,贵刊所付出的努力和获得的成果,有目共睹。值此《港台文学选刊》创刊十周年之际,谨向贵刊全体工作人员致意,衷心祝贺你们。”时届创刊二十周年,又收到《香港文学》的贺词:“《港台文学选刊》是一扇窗口,让我们有机会欣赏华文文学园地的优美景色。”

2018年底,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在武夷山举办学术研讨会。陶然先是到晋江参加著名诗人蔡其矫先生纪念活动,而后即赶赴武夷山参会。回想1978年春末,我调至福州担任《福建文艺》(《福建文学》)编辑。初来乍到,一间办公室暂时成了栖身之地,对门便是蔡先生住处(也暂居办公室)。后来,我搬至邻近的宿舍,又与蔡先生为邻。再后来,我分到一套居室,和蔡先生还是楼上楼下。日常相处,我常从蔡先生口中得知陶然的事。陶然向来对蔡其矫先生恭谨有加,执弟子礼。蔡先生仙逝后,陶然极其用心地为其编辑出版了纪念文集。

这一幕,多年之后,仿佛又重现了。陶然离世,继任总编辑周洁茹也是尽心竭力地筹措纪念活动,编就《悼念陶然先生专号》,第一时间在《香港文学》2019年4月号推出。本人写了篇短文《言犹在耳》,略表哀思。一年后,周洁茹寄来了个人散文新著《我在圣弗罗斯科做什么》和陶然散文遗著《今夜菜街歌舞升平》。

周洁茹15岁就开始写作,2000年旅居美国,2018年接任《香港文学》总编辑。对于这位新锐作家,《港台文学选刊》同样十分关注,多次转载其作品。从刘以鬯到陶然,再到周洁茹,每人间隔了三十年左右,而他们之间,却无“代沟”的阻隔,反而预示着继续开来,代际传承。

当年《刘以鬯专辑》中,曾选发了刘先生所撰《香港文学选刊》同样十分关注,多次转载其作品。从刘以鬯到陶然,再到周洁茹,每人间隔了三十年左右,而他们之间,却无“代沟”的阻隔,反而预示着继续开来,代际传承。

当年《刘以鬯专辑》中,曾选发了刘先生所撰《香港文学选刊》同样十分关注,多次转载其作品。从刘以鬯到陶然,再到周洁茹,每人间隔了三十年左右,而他们之间,却无“代沟”的阻隔,反而预示着继续开来,代际传承。

一年前,我到香港参加文学活动。履新不久的游江总编安排了一次餐叙,十多人与会,旧雨新知,其乐融融。游江曾于北美执事多年,颇有想法和行动力,文界早有耳闻。那次餐叙,他只闲谈杂事,不多聊刊务。本是聚会中心人物,但并不烧舌。合影时,居旁,不占中间。我不由私下揣想,总编风轻云淡间,也许让人们更用心于他所服务的《香港文学》。行事风格如此,润物细无声,文人办刊,尽显君子安,从中足见一斑。这也是《香港文学》历任总编的一贯风格。

刘以鬯是《香港文学》的第一位总编。于香港文坛,倘若不知刘以鬯,几乎难以想象。但在业界之外,或许未必有太多人知晓这个姓名。在王家卫《花样年华》之后,“刘以鬯”这个名字一度成了热词。刘以鬯的《酒徒》被视为中国最早的意识流小说之一,与《对倒》一同启发了王家卫拍摄电影《花样年华》和《2046》。《对倒》,对倒于空间,内核为怀旧、乡愁。在《花样年华》片尾字幕中,王家卫向这位“上海情结”先驱致敬。自此,刘以鬯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刘以鬯的作品在香港文坛,果然呈密茂状,长盛不衰。

1991年,《港台文学选刊》于11月号刊出《刘以鬯专辑》。该专辑刊载了六篇短篇小说:《天堂与地狱》(赫尔兹夫妇)《链》《一个月薪水》《蛇》《为什么坐在街边哭》,分别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同期刊发其自传与作品年表,以及柳苏的评论《刘以鬯和香港文学》。编者于扉页简介:“这篇小说犹如六朵风姿绰约、色彩各异的花朵,采摘自作者饱经人生沧桑的心田。每一篇小说都凝聚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具有作者构思奇特、刻意求新的鲜明风格,十分耐人咀嚼。”

该专辑外,《港台文学选刊》还曾不间断地选载刘以鬯的中短篇小说和微型小说,比如《喝了几杯白酒》《第二天的事》《龙须糖与热蔗》《寺内》《椰风蕉雨》等等。三十多年间,我和刘以鬯或在香港作联或在《香港文学》社,曾多次晤面。每逢正式场合,刘先生向来凛然正正,作为晚辈,我自然对其肃然起敬。

1995年初夏,当《港台文学选刊》一行五人造访《香港文学》社,来访者中有楚楚,他喃喃重复了一遍“楚楚”,接着便顺口叫开了,“瑜瑜”(宋瑜,“珍珠”(蔡江珍),我顺理成章地成了“炭炭”。各位哄然大笑。他也绽开笑容,喜笑颜开地注视这几位阔地访客。这位驰骋八方的文坛大家,瞬时化身风趣幽默的邻家大叔。带队是福建省文联负责人李仲,当时他尚兼任《港台文学选刊》主编,因李仲年长一些,刘先生自有分寸,“区别对待”,没调侃李先生。这些记忆中的情节依然动人。如今,忆及往昔,仿佛还能清晰想起《香港文学》社的有声有色的这一幕。

1984年9月,《港台文学选刊》面世。创刊号选载白先勇、杨青矗、黎曙的短篇小说,于右任、余光中、彭邦楨、拾虹的诗歌,林海音的长篇小说《晓云》(连载),陶然的中篇小说《天平》,王晓波的纪实作品,李昂的特写,黄维樑的评论,等等,显然都是港台文坛力作,均为一时之选。陶然的《天平》原载1984年3月期的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港台文学选刊》迅即选用,于创刊号第一时间推出。“编者附记”如是评析陶然的中篇新作:表面看,它似乎是个三角恋爱故事,但细读全文,就不难看出其丰富内涵。它是利用爱情故事的形式,暗示香港几种人对于“前途”的心态。“‘香港前景’正是目前香港街谈巷